

# 跳出傳統框框 感受音樂樂趣

## ——訪香港「音感舞動」專家朱穗明

疫情下，許多藝團和個人藝術工作者轉為在線表演和教學。朱穗明（Sui Ming Chu）近日就開啟了在線教學，帶領社區合唱團的學員以音樂舒緩疫情壓力，陶冶身心。她是鋼琴演奏家，那琴聲，熱情而又溫暖；她也是音感舞動教育家，以生動的教學，給予無數音樂學習者啟迪。作為十餘年前將「音感舞動」這一教育概念帶入香港的先行者，朱穗明一直在多個學校和教育平台上不遺餘力地推動其發展，即使遇到困難，依然努力前行，為更多人帶來獨特的藝術啟發。

大公報記者 李亞清

朱穗明教授成人音感舞動，重在引導



朱穗明教授小朋友音感舞動，圖為與學生演出



幼兒跟隨教師體驗音感舞動

她擁有樂天的性格、具感染力的笑容，與記者交談間，時不時傳來她爽朗的笑聲。「音樂不僅僅關於技巧：它是一種表達，也是延續一生的知識。」這是她的音樂教育理念。

朱穗明出生於演藝世家。她的父親是香港著名編劇及導演朱克（曾獲香港舞台劇終身成就獎），母親是聲樂老師，加上她和姐姐一起學鋼琴，令她從小就對表演藝術尤有興趣。她笑稱自己8歲前是全職演員，「那時常跟隨父親去劇場，模仿大人表演，學習得很快，後來也有人找我拍電影。」

### 以身體體驗律動細節

自倫敦市政廳音樂及戲劇學院的鋼琴專業畢業後，她回港教授音樂，同時心中還有一個聲音，就是：她想探索古典音樂與其他媒介相結合的形式。為此，她在1990年代初成立了一支古典樂隊，「那時編排了一些音樂與舞蹈、繪畫結合的節目來演出。但我逐漸意識到，不同藝術媒介之間需要更多的溝通，那麼有什麼方法呢？」

終於，她遇到Elsa Findlay寫的一本名為《Rhythm and Movement》的書。書中講述了以音樂與舞動相結合（即「音感舞動」



◀Elsa Findlay的著作《Rhythm and Movement》為朱穗明帶來啟發

概念)的Dalcroze (達爾克羅茲) 教學法，令她眼前一亮：「用舞動，把音樂中恍如兩的聲音、花的香氣……都表現出來，太生動、太奇妙了。」於是，她再度赴英國，研讀音感舞動專業，後在當地教學，隨後又赴日內瓦學習，直到2009年再回香港，從事Dalcroze教學。

「『音感舞動』雖被稱為音樂教育，但其實適用於任何一種表演藝術。」她說，「在即興、創造的實踐練習中，人們開放身體的表現性，從而能夠更加自由地表達藝術。」Dalcroze教學法已有百餘年的歷史，也在國際上影響深遠，然而在當時的香港還是較為新鮮和陌生，要發展實屬不易。她決定寫信給那時香港藝術學院的舞蹈系主任，沒想到很快獲得對方的認同，開設了課程。面對

初接觸這一教學法的學生，她重在引導：「課程中『即興』的比重很大，很多學生怕出錯所以不敢嘗試，但好在他們又很open-minded（思維靈活），所以只要多些時間，他們就會接受，並從中受用。」

### 學習同時培養創意

近年來，朱穗明走入香港更多的小學、大學和教育平台教授音感舞動，也將這一概念融入到鋼琴教學中。談及Dalcroze教學法在香港的發展，她認為應形成更深入的教育體系：「很多人抱着淺學輒止的心態，因此教學無法深入，若以與當地機構合作的方式教學，將會有更廣闊的發展。」如今，她還在深圳的幾間學校開展長期教學，她稱將這一教育理念編寫成適合當地學生的教程也是推廣之道，這需要學校的配合。

教學之餘，朱穗明以鋼琴和室樂演奏活躍於各地舞台。她還於五年前成為社區合唱團藝術導師，時常帶領合唱團參加沙灘音樂節、節日演出及為長者演出等，為眾人帶來歡樂，也為自己的生活不斷賦予活力。疫情當下，她與學員網上互動：「聊聊天、學學新歌令大家都很开心，我們期待疫情過去，再一起演出。」

圖片：受訪者提供

## Dalcroze與現代舞的故事

Dalcroze (達爾克羅茲) 教學法是瑞士作曲家 and 音樂教育家達爾克羅茲 (Émile Jaques-Dalcroze) 所提出的、通過運動來學習和實踐音樂的教學法，與奧福、柯達伊及鈴木教學法並列為20世紀四大音樂教學主流。達爾克羅茲認為將身體變成一種樂器，是對音樂產生生動印象的最好方法，在他的教學法中包括三個主要要素：體態律動（舞動）、視唱練耳和即興音樂活動。

「該教學法如今在美國、波蘭、日本等地都有深厚的影響力。它的核心是表達時間、空間和力度的不斷變化，從而培養音感。」朱穗明說。達爾克羅茲起初在日內瓦音樂學院教和聲和視唱練耳，後者使他開始測試很多革新的教學法，他更與心理學家、舞蹈家等不同方面的專家共同研究，並於20世紀初起開辦學校，傳授他的方法。

不只是音樂，現代舞的起源，亦受到達爾克羅茲的訓練體系影響。先是鄧肯拋掉芭蕾舞鞋，脫去緊裹着身體的芭蕾舞衣，赤足光腿，為現代舞探索出一條新路。不過她的舞蹈形式沒有任何動作規律，缺乏系統性的動作體系和規定的舞步，這個不足，後來在達爾克羅茲律動訓練體系，以及拉班建立了現代舞的理論之後，才得到了彌補。



◀瑞士作曲家達爾克羅茲



▲趙無極1949年作《Sans titre (Funérailles)》，布面油畫



▲此次展覽還展出了趙無極的水彩作品，包括2007年作《ST aqua (2007-11) Gaudigny》



▲展覽廳一隅



▲趙無極一九六二年作《10.05.62》，布面油畫



▲趙無極一九七〇年作《03.06.70》，布面油畫

## 法前總理開畫廊 首展趙無極

【大公報訊】記者黃璇報道：每年3月是香港藝術界最熱鬧的月份，今年由於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，不少藝術盛事相繼停擺，前有香港巴塞爾藝術展宣布取消後改線上展廳，後有Art Central也同告取消。然而，新畫廊Villepin卻無懼當前「疫市」，照原定計劃於3月末開幕。Villepin坐落香港荷李活道，樓高三層，佔地近2000平方尺，風格有如典型的法式府邸，讓觀者彷彿步入藏家居宅，而非藝廊。

### 家族之間情誼深厚

Villepin由Arthur de Villepin (潘雅德) 與其父前法國總理Dominique de Villepin共同創辦，首場展覽名為「友誼與融合 (Friendship and Reconciliation)」，展示了故法籍華裔藝術家趙無極的作品。2020年適逢趙無極 (1920-2013) 誕辰100周年紀念，趙無極又是de Villepin家族摯友，此展覽聚焦趙無極於1940年代至2000年代的創作，其中包括一系列油畫、水墨畫、水彩畫及石版畫等。

潘雅德選擇趙無極作品打頭陣，不只因其與家族間深厚的情誼：「作為藝術家，趙無極是東西文化間的橋樑，他出生於中國，但一

生大部分時間都是在歐洲度過，且1957年，更是在美國行中接觸了當地的抽象繪畫，並深刻地影響了他的創作。」潘雅德認為，趙無極創作特別之處在於，他接受了各種思潮影響，卻未曾刪除內在原本的自己，而是在兩者間保持了微妙的平衡；因此「他的存在意義非凡，不只是今時今日，接下來未來幾年他將越來越重要。」透過此次展覽，潘雅德梳理了趙無極如何在上世紀中期，從一位來自中國的藝術家，躍升成為抒情抽象派藝術家的歷程。

### 分享展品背後的故事

趙無極的許多藝術作品都呈現出一種和諧平衡感，潘雅德的父親Dominique卻認為，趙無極生前長期深受焦慮及挫敗所困，這形成了令人費解的矛盾現象。Dominique說：「對他而言，作畫就是設法調和這些力量以尋求和諧。友情與景仰的對象是他生活與創作的核心。他總是能非常真誠地欣賞讚美他人，鮮少人能夠展現這麼真摯的情感。」

整個畫廊的室內設計像一個家，展出的作品，部分是de Villepin家族私人珍藏，「當中不少背後故事，例如畫作是怎樣得來的，有

的本來是一份禮物。展廳裏還展出了趙無極的畫架，這是特別從他的工作室中搬來的，上面的顏料到了今天仍然殘留。這樣的陳設，本來是在博物館才看到的。」Villepin畫廊現時一年只做兩個展覽，每個展覽展期達半年，「我們不想呈獻太多藝術家，而是要做得更深入。」

「趙無極：友誼與融合」展覽舉行至9月20日，免費入場。新冠肺炎疫情期間實行預約觀展，詳情可瀏覽www.villepinart.com。

部分圖片：大公報記者黃璇攝



▲ Villepin畫廊由潘雅德（左）與其父Dominique de Villepin共同創辦